

咸道恨

王鸿儒 著

贵州人民出版社



恨 遗 唐 盛

王鴻儒 著



责任编辑 戴美莹
封面 扇页设计 张炳德
封面题字 戴明贤
技术设计 施德端

盛 唐 遗 恨

王 鸿 儒

贵州人民出版社出版发行

(贵阳市延安中路 9 号)

贵州新华印刷厂印刷 贵州省新华书店经销

850×1168毫米 32开本 13,625印张 315千字

1990年6月第1版 1990年6月第1次印刷

印数 1 —— 3,500

ISBN 7-221-02069-8

I·279 定价：5.95元



作者近照

王鸿儒，贵州福泉人。生于1943年。中国当代文学研究会理事。贵州省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副所长，副研究员。主要著作有《蹇先艾评传》、《贵州当代文学概观》（与人合作）及《作家笔耕录》、《书剑风云》等，《盛唐遗恨》是作者创作的第一部长篇历史小说。

内 容 简 介

唐代天宝年间，曾经开创了“开元盛世”的玄宗皇帝李隆基沉溺女色，贪求边功，不理朝政。宰相李林甫借机弄权，外结蕃将安禄山，遂使安禄山累被擢升，成为统领三镇，实力最强的边帅。安禄山渐生称帝之心，更贪图杨贵妃丽色，经杨国忠一再激反，终于发动了历史上有名的“安史之乱”。唐玄宗仓皇出逃，避祸入蜀，行至马嵬驿禁军哗变，杀死杨国忠，玄宗不得不将杨贵妃赐死……酿成千古遗恨，盛唐从此一蹶不振。

《盛唐遗恨》形象地再现了安禄山从邀功走向叛乱、覆亡的全过程，意在揭示大唐由盛而衰的历史、社会及唐玄宗个人的原因。同时再现了安禄山这位雄极一时的风云人物终至覆没的悲剧命运。

全书内容丰富，情节曲折，人物形象生动。作者注重盛唐时代习俗风尚，典章制度，生活环境的艺术描写，创造了浓郁的历史文化氛围。尤其能细腻地写出安禄山、唐玄宗、杨贵妃之间的感情纠葛及其文化心态。描绘了唐代士人甄济、高尚和严庄等人的不同理想、追求和品性。文笔流畅，脍炙人口。

目 录

(80)	平王孙	8
(81)	宋徽 章丘英	
(82)	吕青松云翠	1
(83)	亭者长	3
(84)	樊大伟	8
第一章 安禄山晋京 (1)		
(85) 1.	路遇	(1)
(86) 2.	问计	(6)
(87) 3.	失意士子	(12)
(88) 4.	拜谒李林甫	(17)
第二章 千秋节 (24)		
(89) 1.	含元殿贺寿	(24)
(90) 2.	喜奏祥瑞	(28)
(91) 3.	皇家百戏	(33)
第三章 阿赫儿与阿依娜 (38)		
(92) 1.	密约	(38)
(93) 2.	晚宴	(43)
(94) 3.	西市重逢	(50)
第四章 风流天子 (56)		
(95) 1.	左相与右相	(56)

2. 梅妃	(63)
3. 杨玉环	(69)
第五章 邀宠	(76)
1. 翠云楼情侣	(76)
2. 沈香亭	(83)
3. 胡旋舞	(91)
第六章 动荡的契丹	(96)
(1) 1. 胡喇酋长	(96)
(2) 2. 静乐公主	(100)
(3) 3. 木叶山之歌	(106)
第七章 血溅赤峰	(110)
(4) 1. 阻午可汗的鬼箭	(110)
(5) 2. 冷径山之战	(116)
第八章 请为养子	(126)
(6) 1. 太子的苦恼	(126)
(7) 2. 锦鸡幛内	(133)
(8) 3. 风流阵	(137)
第九章 雄武城密谋	(144)
(9) 1. 密室风波	(144)
(10) 2. 吉温犯疑	(150)
(11) 3. 引魔入体	(154)

第十章	争夺相位	(162)
1.	献“俘”之后	(162)
2.	洗儿礼	(168)
第十一章	君臣赌胜	(179)
1.	杨国忠的心事	(179)
2.	高尚明断	(185)
3.	皇帝赢了	(188)
第十二章	山雨欲来	(193)
1.	望春亭饯行	(193)
2.	皇帝炼丹	(197)
3.	长生殿	(204)
第十三章	惊破霓裳曲	(209)
1.	举棋不定	(209)
2.	抗旨	(214)
3.	舞止歌息	(217)
第十四章	范阳鼙鼓	(222)
1.	阅兵祭旗	(222)
2.	轻敌的君臣	(226)
3.	颜杲卿	(230)
4.	巧渡黄河	(235)

第十五章	封常清之死	(241)
1.	虎牢关失守	(241)
2.	洛阳沦陷	(246)
3.	退守潼关	(251)
4.	尸谏	(255)
第十六章	危亡之际	(261)
1.	皇帝的面子	(261)
2.	志士聚义	(267)
第十七章	安禄山称帝	(275)
1.	飞香殿艳遇	(275)
2.	严庄的奇术	(281)
3.	劝进	(287)
第十八章	大唐忠魂	(292)
1.	常山城破	(292)
2.	范阳策反	(297)
3.	天津桥碧血	(303)
第十九章	进退两难	(311)
1.	取恒阳	(311)
2.	嘉山惨败	(315)
3.	惊魂	(319)

第二十章	潼关恨	暴风 S 惊悚 S	(325)
1. 窝里斗			(325)
2. 出关			(330)
3. 兴庆宫中			(335)
第二十一章	马嵬坡前		(342)
1. 流亡之夜			(342)
2. 兵变			(346)
3. 杨贵妃之死			(351)
4. 避难请留			(355)
第二十二章	一误再误		(360)
1. 按兵不动			(360)
2. 报复			(362)
3. 孙孝哲的幸运			(368)
第二十三章	谁当太子		(374)
1. 安庆绪的苦恼			(374)
2. 奇怪的圈子			(379)
第二十四章	西楼一缕云		(386)
1. 神秘的“客商”			(386)
2. 美人与杀星			(395)
第二十五章	安禄山之死		(403)
1. 李泌与甄济			(403)

(329) 2. 风暴.....	407
3. 利诱.....	413
(330) 4. “杀我的，必家贼”	417
(330) 尾声.....	422
前奏良县 章一十二章	
(343).....	穷凶极恶
(346).....	变头
(351).....	派文员责问
(352).....	官督绅董
(360).....	影再影一
(360).....	悔不头悬
(365).....	莫非
(368).....	张牙舞爪
干太监新 章三十二章	
(374).....	醉舌甜嘴鬼头
(378).....	干圆油墨青
(383).....	云蒸一脉西
(388).....	“商客”由你转
(392).....	是杀已入美
(395).....	派丘山归矣
(398).....	将震甘好率

双角含春，跨凸腹胥出魏武，甲子龄金黄善良。王良大乘高昌
黄增紫一，不文墨走樊登。白首苗知，尊高崇鼻，耽耽水目。珊瑚
心公俱丁深愈，翠琅瑯一派飘洒土酒，来出了震天火曲曲唇面。
第一章 安禄山晋京

1. 路 遇

时令虽已入秋，西京长安城里，暑气却未见消退。太阳从遥远的地平线上升起，依旧把西宫、南内的红墙绿瓦，映照得一片辉煌。为庆贺玄宗皇帝五十八岁寿辰的“千秋节”，全城十二座城门，六条主要大街，早已张灯结彩；左、右教坊，笙歌阵阵，正在赶制为皇上贺寿的歌舞。东西两市，汇聚了各州各道的富商大贾，还有许多从丝绸之路、南方海道赶来的各国客商。珍珠玳瑁，象牙沉香，丽锦宝镜，齐纨鲁缟……连日来，真是车载摊堆，应有尽有。皇城南面那条宽达百余步的朱雀大街上，更是车水马龙，熙来攘往。皇城内的鸿胪寺宾馆，也早已住得满满当当，而藩属之国，友好之邦的使节，仍在源源不断地到来。这一切，使得京师内的大唐臣民，顿觉天气更加燠热了几分。

这时候，打从长安城东北角上的通化门外，驰来一支卫队。但见仪仗齐整，甲胄鲜明，当前一骑，擎着大旗一面，用金线绣了斗大一个“安”字，被秋风吹得“猎猎”有声。后面一骑，旗上红底黄字，绣的却是“平卢节度使”的官衔。旌节之后，三、五十骑扈从，簇拥着主将缓辔而来。这主将稳端端坐在一匹火炭

色高头大马上，身着黄金锁子甲，肚腹出奇地凸起，深陷的双眼，目光如炬，鼻梁高耸，肤色洁白。簪缨铁盔之下，一绺微黄而卷曲的头发露了出来，配上两腮那一部虬髯，愈添了几分沙场厮杀汉子的风采。风尘仆仆，显见得是经历了长途跋涉，但他却不时抬眼东张西望，全无鞍马劳顿之态。看见卫队所到之处，行人、小贩纷纷闪避，他高兴得禁不住“嗬嗬”大笑起来。

“严先生，”主将侧过头来，对身旁一位文职官员说道：“想不到啊，真想不到，我老安还有今天！”

原来，此人正是平卢节度使安禄山。他本是胡族出身，开元年间曾在幽州长史张守珪帐下担任副将。几年前，他奉命驻守营州，只因贪求边功，擅自领兵攻入契丹，谁知竟中了埋伏，损兵近万。张守珪见他大败而回，又恨又疼，明知他犯了当斩之罪，只因他阵前勇猛，曾屡建奇功，不忍处死，便将他绑送京师发落。那时候，也是这样的秋天，也是由这通化门走进城来，可那时他只感到日色无光，天气晦暗。他料定此番必死，特别是送到那个人所敬畏的宰相张九龄手里，更别想生还。谁知后来的情形却大出意外：皇上不仅将他赦免，还让他担任了平卢节度使，驻防营州。如今又召他晋京贺寿，真是时来运转。

“主公福大命大，”那文职官员身着绿袍，戴青纱幞头，面容清癯，一副精明干练神气。他一手捻着唇边鲶鱼胡儿，神秘地答道：“大难不死，必有后福啊！”

安禄山狂放地“哈哈”一笑，诡谲地眨动眨动眼睛，说：

“出世前，我娘就向战神祷告。生我那一夜，我家穹庐之上便被照得通红，野外到处响着虎狼叫声。我娘为我取名‘扎牢山’，扎牢山就是我们胡人的战神哩……”

“啊呀！”安禄山左右的将佐们惊叫起来，“难怪主公能逢凶化

吉，原来有神灵护佑。主公本是神仙转世啊！”

长得豹头环眼的安庆绪不屑地扫了众人一眼，向鲶鱼胡儿悄声问道：“孔目官以为如何？”

鲶鱼胡笑而不答。

原来这人姓严名庄，字子陵，是平卢节度府中的孔目官。五年前，他在朝中担任职掌厩牧舆辇的太仆卿，对安禄山得以生还的情节十分清楚：张九龄丞相一见他那副枭雄神气，就曾断言：“乱幽州者，必此胡也！”因此力主将其正法。不料皇上亲自过问，召见九龄，说眼下开边拓疆，正值用人之际，可以赦免。张九龄苦谏不从，安禄山才被放归幽州，哪有什么神灵护佑？！听人说，安禄山解送京师之前，那张守珪就已派了心腹，带上密札同厚礼，呈送到当时深受皇帝宠信的吏部尚书李林甫处，李林甫进宫面圣求情，方才保住了安禄山一条性命。如今听他吹得天花乱坠，严庄不觉暗自好笑：真不愧突厥巫婆之子，惯会装神弄鬼！那安庆绪是安禄山次子，向来懒动心思，见严庄不答，也就作罢。

头次进入帝都，一切都觉新奇。京城的街道宽敞洁净，高楼大厦鳞次栉比。虽是刚刚入城，确已分明感受到一派王气。庄严肃穆，渐渐成为一种威压，袭上每个人心头。那安禄山也端坐马上，不再言语。转眼间，一行人便过了兴宁、大宁二坊，趋向南面，一路往平康坊而来。

平康坊属万年县管辖，西北角紧靠皇城。自大唐立朝以来，王公大臣多宅居于此。右相李林甫的宅院便建在东南角上。又因此坊紧邻东市，也不知从何时起，那东门一带，自北而南，便成了妓女聚居的“坊曲”。因了这个缘故，平康坊更显得热闹非凡。茶楼酒肆，生意格外兴隆；秦楼楚馆，昼夜皆是歌吹沸天。难怪人称“风流渊薮”。安禄山的卫队进得坊来，走到十字街心，不料

仪仗队竟被壅塞的人群阻挡住了。人群中心，正传出一阵阵谩骂和喧闹。

安禄山的卫士挥动马鞭，驱散众人，只见街心有三个人仍在那不不顾死活地相互撕扯。一个头绾椎髻，身穿胡族短衫的少年，早将一个身着银色襕袍的年轻士子推倒在地，就势骑在他的身上，举起的右拳却又被另一个年岁稍长的士人紧紧攥住。那少年欲打不得，躁怒之下，左手便从靴子里扯出一柄短刀。安庆绪眼见那两名士子要遭殃，忙从囊中掏出一枚弹丸，只轻轻一弹，白光闪过，弹丸正击中少年手腕。短刀“当”地一声掉在地上。那少年忙抬眼一看，见一位威风凛凛的将军立马横在他面前，左右将弁如林。他禁不住倒抽一口冷气，忙不迭翻身爬起，一溜烟窜而去了。

安禄山瞅着地上那柄短刀，甚觉眼熟，忙命卫士拾起。他接在手中，一眼瞥见刀柄上那颗宝石嵌出的狼头图纹，心里“噌登”一下，变了脸色，忙向卫士们喝道：“追！”

几名卫士急忙催动坐骑，向少年逃走的巷子追去。

这一边，严庄早已跳下马来，匆匆上前，扶起那白衣士子，一面回过头来，向身着蓝袍的年长者拱身抱拳，欣喜地问候道：

“孟成兄，近来可好？”

原来这年长者姓甄名济，字孟成，河北汲郡人氏，一向在青岩山中隐居。严庄任太仆卿时，曾至汲郡征用仪仗马，故此认得。这甄济略略一怔，看了看严庄，猛可地醒悟过来，惊讶地还礼，一边嚷道：

“子陵兄。啊呀，久违，久违！”

“这位是——”严庄看看那白衣士子拾起掉在地上的幞头，戴在头上，正了正，又掸掉袍服上的尘土，便打量着问道。

“在下高尚，”白衣士子一边施礼，一边红着脸回答。

“呵，久仰，久仰！”严庄一听，立刻惊呼起来：“鄙人在平卢之时，就得知‘范阳有个高不危’，莫非足下便是高不危、高尚吗？”

“小子正是。”

“不是听说孟成、不危兄都在京师应考么？”严庄看看高尚衣冠不整的模样，甄济肩上又挂了一只包袱，一副行色匆匆的神情，不解地问道：“这是为何？”

高尚面孔越发羞红起来。甄济摇了摇头，抚着颌下三绺髭须，答道：“一言难尽啊……”

原来昨日放榜，所有参加会考的数百名贡举，尽数落选。失望之余，甄济决定返回汲郡；高尚因为在平康坊交上了个相好，便打算延缓数日。适才前来为甄济送行，不料竟在十字街心碰上那少年，说是高尚夺了他的相好，欲加报复，正好被安将军的卫队赶来相救。否则，今日还不知要闹出什么大祸呢！

严庄听甄济说罢，忙将他二人领至安禄山马前。正欲拜见，那安禄山将短刀随手递给安庆绪，已滚鞍下马。听了严庄的介绍，便伸出他那长满绒毛的大手，一手一个，将他俩亲热地牵着，嘴里不住地问候，一迭声要邀他二人去府上叙谈。

此时，安庆绪已牵过两匹马来，甄济却再三辞谢，惹得安禄山发了火，将他手腕放开，躁怒道：

“孟成先生小瞧我老安么？！”

甄济揉着被安禄山捏疼了的手腕关节，微笑道：“不才与将军素昧平生，哪里谈得上小瞧不小瞧！何况鄙人雇定的车马，已将行李运走，怎好耽搁？还请将军鉴谅！”

一番话不软不硬，噎得安禄山说不出话来，心中好生气恼。

恰在这时，卫士们陆续飞马来报，说那少年已无踪影。安禄山听了，忙向高尚打听：

“不危先生可知那人姓甚名谁？”
“听说姓孙名孝哲，是个卖艺的。”

安禄山“哦”了一声，大失所望。只得问明了高尚下榻的寓所，并邀他改日来府中相聚，然后令卫队闪开，放他二人离坊去了。

安禄山的宅第在道政坊，这里原是一座破庙。他担任节度使后，将佛寺买下，改建成了将军府第。与唐时一般官宦人家的住宅相同，安府也分前后两院，只是格局略小。前院宽大，而后院横长，以一带回廊连接，组成两座四合大院。穿过后院，则是花园。宅院建成之后，安禄山便将夫人康氏、长子安庆宗及幼女送来此地长住。现在，安禄山便住进了前厅，严庄与其余将佐、卫士都住在坊南安庆绪的宅第里。闲杂人等不多，倒也显得清静。

日过中午，安禄山小睡已足，在卧榻上侧过身子。睁开二目。不待招呼，一名小厮已来到榻前。

“猪儿……”

“爹！”

“严先生来了么？”

“孔目官已经来了，”唤做猪儿的小厮答应着，将安禄山从卧榻上扶了起来，一面取过圆领大袖袍服，一面答道：“高先生也来